

香港“双十暴动”



文革中香港造反风波

“王杰事件”始末



“王杰事件”始末

张月明 辑

提起王杰，人们会自然想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铿锵有力的口号。想起王杰奋不顾身扑向炸药包的壮烈情景！然而，在那“左”的年代，王杰的英雄壮举曾被定性为“恶性事故”，甚至被说成是“自杀”。为了查明真相，第三军医

情况发生了。不知怎的，烟火管突然引爆，点燃了导火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王杰大喊一声：“同志们！”便毅然飞身而起，扑向炸药包（英雄训练是周伟的战友等地雷进行的）！

行急匆匆地登上火车，刘那一瞬间眼睛陷入了昏迷。来过多次，都是金工作先进个人。可这次，他“牺牲”

历史档案丛书之一

历史档案

曲鸣等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K820.6
Q791

(川)新登字 014 号

历史档案

曲鸣等编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4 15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册

ISBN 7-5614-0784-X/K·75 定价 4.30 元

136824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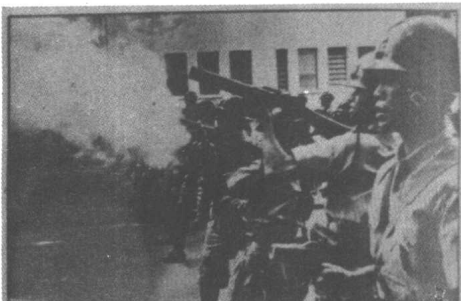


1967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亦受到影响。

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造反风波，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的。风波的导火线，最初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包括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磡青洲英泥厂等。在这些劳资纠纷之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而在左派工会参与其事之后，行动变得激烈。特别是发生在新蒲岗香港人造胶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防暴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文革造反风波 香港





此一激烈的镇压行动,引起了更大的不满。大批左派人士,每日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至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另外一次流血事件。





在此次行动之后，香港政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峙。这些对峙，由最初的工人大罢工，使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到街头对峙，及最后的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活动，满地真假炸弹。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警方动了逾千警察，动用直升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



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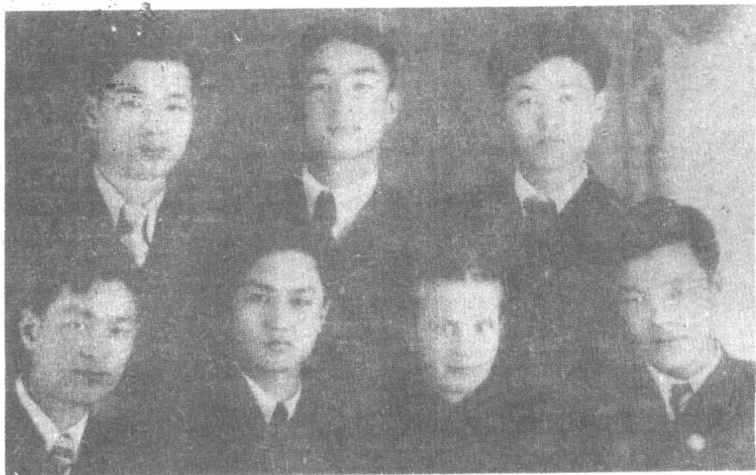
另外一方面，在边境方面，亦曾发生多次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沙头角区，大量中国民兵向边境推进，双方发生武装冲突。

1967年的造反风波，曾经使香港经济陷于低潮，资金大量外流，不少人移民外国。

最后，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此一次风波，才逐渐平息。在这一次风波之中，死亡人数 51 人，受伤人数 800 多人。



►1948年11月至1949年7月，李鹏、邹家华、贺毅（后排左起一、二、三）、张代侠、叶正大和林汉雄（前排左起一、二、四）6位中国留学生，在苏联伊万诺夫动力学院补习数理化学基础和俄文。这是李鹏等和他们补习俄文的苏联女教师费德洛娃（前排右二），1949年6月一日在伊万诺夫的合影。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接见末代皇后族部分成员。前排右起：溥杰、嵯峨浩、周恩来、嵯峨尚子、载涛、老舍、溥仪。

►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途经重庆前往北京。



目 录

1. 香港“双十暴动”	(1)
2. 西藏和平解放前奏曲	(17)
3. 青少年时期的李鹏	(35)
4. 王明在莫斯科起草“八一宣言”	(84)
5. 党中央表扬过的“伪军司令”	(92)
6. 陈独秀未能恢复党籍的内幕	(97)
7. 毛泽东是怎样误解彭德怀的意见的	(102)
8.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进行的主要战役	(123)
9. 一位被无端处死的解放区法官	(139)
10. “王杰事件”始末	(147)
11. 抢救胡志明主席	(157)
12. 蒋介石之死	(163)
13. 周恩来与末代皇族	(171)

香港“双十暴动

闻 达

中国大陆解放后，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到香港，使香港的右派势力日益膨胀。

对于政治，香港是最敏感，最复杂的地方，而国共双方常年累月的冷战，无形中使香港成为最前哨。如此这般，终于在香港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一九五六年由台湾特务一手策划的黑社会大暴动。

自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每年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都以津贴机票和食宿，发动海外同胞赴台观光。港澳地区则对亲台社团补助聚餐费、花牌费，以及印制大量青天白日旗，通过这些社团四出张贴，以壮观瞻。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亲台居民组织，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处，带回大量青天白日旗及若干庆祝补助费之后，便立即分配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人中，八名是“十四 K”人马，另外五名则是“和胜和”分子，这些人都是在深水埗地区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的歹徒，而名义上却是上述那个居民组织的“委员”。

当时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峡尾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的十月十日，亲台人马都利用这三处地盘为重点区，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当天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

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钱的浆糊费。居民们都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样的人物，也知道拒绝悬旗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因为石峡尾就发生过因拒绝悬旗，全家四口都被来历不明的人殴打至伤的事例。不过，旧式徙置区的外墙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绳上面，张挂于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敷衍了事，九日上午，那班派旗的家伙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挂过少的便提出警告，上述三个地区，还未到“双十”那天，早已是“旗山旗海”的场面了。

九日午间，那群家伙又在该村的 A、B 及 G 各座重新布置，因为那几座楼宇都面向通衢大道，观瞻所系自然要刻意求工。他们一共出动了五十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墙壁都贴满了纸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都贴上用红纸剪成的“卐”字，其他标语也到处张贴，连地下的公共厕所、浴室都贴满了。

十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举行“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一名“纠察”神色仓惶地奔到前排，对一名五十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大块头面露紧张之色，向邻座的人打了个招呼，便紧跟着那名“纠察”跑到大厅外接电话。只听得大块头在电话中频频嘱咐对方：“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有关。我会立刻向上级表示，你留在现场转告老吴一定要坚持下来，必要时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之内我会赶到现场。好，就这样决定，待回见。”

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的问题，滋事分子和徙置事务处的职员发生了冲突。上午九时三十分，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

到 G 座的公共墙壁，张贴着巨大的红纸剪成的“卅”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置区的管理条例相抵触。于是，他便通知该座居民把这些纸旗去掉，但居民们谁也不敢去理会这种事，而且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把这些纸旗挂出去的。于是，这位职员只好自己动手把“卅”字的约十面纸旗拆去。起先，并无任何人干涉和反对，姓李的职员拆完之后，便回到办事处料理公务去了。

这件事给那个“居民组织”知道了，十时三十分左右，一名“十四 K”的绰号叫“猪肠粉”的男子，纠集了三四十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办事处，高声喝问是谁撕毁了 G 座的纸旗？办事处的职员便告诉他们，悬旗只能在私人住宅范围内实行，绝不能在公共墙壁张贴或悬挂。而且办事处已通知附近居民自动拆除，但无人理会，故而由办事处人员亲自动手，以免妨碍交通。

这番解释，“猪肠粉”自然不能接受，反而再三追问是谁动手撕毁纸旗，且粗言秽语破口大骂，扬言不交出撕旗的“凶手”，便将办事处“夷为平地”。

当时，办事处职员共有二十七名，但包围办事处的人越来越多，既有看热闹的，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还有增援“猪肠粉”的“十四 K”人马，上午十一时左右，聚集者已超过六百人，办事处人员眼见形势不同，便立即报告深水埗警署，请求派出警员维持秩序。

十一时十分，深水埗警署派出警员二十名，由督察一名率领，抵达现场。当警员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一面跟警署联系，另方面只能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徙置区办事处人员的安全，对于驱散人群则力有不逮，滋事分子眼见警察并未采取任何干预，胆子马上壮了起来，便由“猪肠粉”提出条

件,限徙置区办事处在十五分钟内予以答复,否则便要采取行动,这些条件是:

一、将撕去的“卅”字及纸旗重新悬挂起来,并加上蒋介石像;

二、由办事处购买五百元爆竹,在撕纸旗地燃放,以示认错;

三、拆除“卅”字及纸旗的李姓职员,向画像三鞠躬,以示道歉;

四、在全港大小报刊登发撕旗道歉启事,限于十月十一日报,启事稿由滋事者拟定,不得改动一字一句,并以“套红”刊出。

五、对撕旗职员,予以纪律处分。

对于这些苛刻条件,办事处自然无法答复,于是场面便如火山爆发前夕,异常紧张,这些条件是否由“猪肠粉”提出来的呢,当然不是。“猪肠粉”是“十四K”的“草鞋”,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因此有此绰号。这个人连西瓜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又怎会草拟道歉启事呢?不消说也是由那个姓吴的“社团首长”在幕后操纵的,吴某此人,原来是台湾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中委会第六组”的外国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提出条件之后,便吩咐马仔打电话向正在戏院开会的梁某报告,也就是上文提及的那名大块头。

梁某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名义掩护身份,当天的“庆祝大会”,他是有资格坐在“主席团”的,但由于身份问题,不敢在大庭广众露面,故而坐在前排,察看会议情况,当梁某获悉李郑屋村的情况之后,便马上离开戏院,立即赶赴现场。

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眼看势态可能扩大,出于息事宁人,竟然答应了滋事分子的部分条件,重新张贴“卅”字及纸旗,并购

买十元爆竹燃放，其他要求要等请示上级后方能回答，滋事分子一见官方让步，顿时气焰万丈，一口咬定必须全部接受条件，不许讨价还价，否则立即采取行动，形势越来越紧，深水埗警署的援兵也赶到现场，为首的是一名副警司，受命全权处理此事。

躲在现场附近的梁某及吴某，在一家餐馆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马仔则往返奔走传递消息。当梁某得知官方有让步之意后，更加肆无忌惮，指出对所有条件绝不能打折扣，如再拖延，便立即以武力对付。于是，暴徒们便疯狂地涌入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见人便打。负责现场指挥的副警司，只得吩咐部属，全力保护二十多名徙置办事处的职员撤退。暴徒们分成两批，一批捣毁办事处并纵火烧燃，另一批则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追打徙置办事处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办事处职员多人受伤，暴徒被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

事态发展至此，倘若没有外来势力参与，局面应该是可以控制的了。怎奈梁某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香港的警察力量也估计过低，便想乘机掀起一场大风浪。不过，“六组”派遣在港活动的人马中，梁某只算是三流货色，还没有全盘作主的权力。“六组”属于“中统”特务系统，他还必须将情况报告“军统”派遣在港的少将军阶的特务头子毕某。

潜伏于半山罗便臣道“军统”头子毕某，此时已获报告，便以严峻的口气命令道：“这种事，从现在起，由我们军统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于是，设在北角某街的秘密电台，便不断地和台北方面联系，也注定了发生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劫。

香港警察总部的英籍政治部主任，也于正午十二时四十分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消息，认为虽是星星之火，随时可以燎原，而且也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

暗中策划。为免事态扩大，制定了防范措施，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急。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派警员驻守李郑屋村。防止暴徒再行集结。但这位英籍警察专家却万万没料到，台北方面竟会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料不到这偶然的事件，竟会引出如此重大的损失——包括居民生命财产及香港政府声誉的损失。

下午六时十分，一名瘦长中年男子，闪闪缩缩登上九龙长沙弯道的一幢楼房，屋内早有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某、大某、钟某和欧某，女的是齐某，全系追随“十四 K”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这瘦长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的“军统”特务陈某，化名孙先生，是毕某的心腹和助手，一向以来，“十四 K”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陈某坐定之后，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他告诉“十四 K”人马，台北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香港“洪门哥弟”出头露脸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把左派打得落花流水，出出这几年的一口怨气。

五名“十四 K”头目听得眉飞色舞，陈某继续指示以下各点：

由“十四 K”联络全港“洪门哥弟”，准备编成五个大队，人数多多益善，有武器者尽量携带，联络工作限于当晚（十日）十时前完成；

二、明日（十一日）午前，台湾将有重要人物来港，指挥五个大队。

三、五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五个字为代号，来自台北的指挥官，也以这五个字为代号称“孙君”、“逸君”、“仙君”、“先君”和“生君”。

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 K”人物为主，别的堂口人物，如属

“忠贞可靠”，方可充任；

五、通知三家中学，必要时召集学生参加宣传工作。

六、港督正在度假期间，尽可放手大干；

七、攻击对象为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等，务必全力以赴，一举摧毁左派在港实力。

八、攻击地区暂以九龙及新界为主；

九、通知四家印刷厂，连夜赶制宣传品；

十、战斗总部拟设于长沙湾球场及联络电话。

当陈某将这“十大纲领”传达完毕后，早已万家灯火了。这五名“十四 K”首领，便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的情形，早已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被暴徒纵火焚烧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一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才被消防人员将火头扑灭。九龙警察总部认为事件的焦点，在李郑屋村接连青山道的几条街道，便集中力量于该处。八百名警察便在水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来往及集结。

接获军统特务陈某指示的五名“十四 K”头目，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争纲领”传达给九龙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晚上八时，也正是警察换班之际，已得到通知的暴徒们便乘机蠢动。

九时三十分，一辆消防车在九江街附近几乎被推倒，其后被警察救出，但若干警察及消防员已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

十时十分，嘉顿公司十余辆货车被焚毁。

十时四十五分，新中国货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均被暴徒砸烂店门，抢劫一空。

十一时十分，暴徒已进出于旺角繁华地区，弥敦道的大发土

产公司、学生书店、元某参茸行、益丰食品公司……均被破门洗劫。南昌街的周生生金铺亦被砸得稀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并无重大损失。

十一日凌晨，九龙警察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而警察则关上大门，采取守势。

十一日凌晨四时，各黑社会组织已普遍接到通知，于是，受害地区逐渐扩展到旺角、长沙湾及整个深水埗区，直至黎明前后，才稍微缓和下来。然而警方及消防人员，已是疲于奔命了。

十月十一日早晨八时许，一群群暴徒分别集结于石峡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大角嘴道、基隆道、鸭寮街、汝州街、南昌街等地区，人数最多的约有二千，最少的也有三五百。长沙湾球场附近，只见人头涌涌，一批为数约二百人的暴徒首要分子，人人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不知什么时候已树起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旗。旗竿足有三丈来高。

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警方阵脚似乎也稍为稳定下来，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署，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情况，港九及新界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员的辅警都集中候命。同时，决定使用较多的催泪弹来对付未来恶劣的场面。

这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通知，已编成若干大队，等待行动。军统特务陈某亲自驾驶一辆柯士甸牌房车，进出于深水埗地区，然后又驶向长沙湾球场，对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九时三十分过后，血腥行动开始了，暴徒们首先攻击青山道中建国货公司、龙门冰室、雪山冰室、某祥匹头店、益群食品公司等商店，大门被砸破了，暴徒们便疯狂掠夺，能带走的都带走，不

能带走的都堆到马路上焚烧。十名以下的警察都不敢单独执行任务，只有百多人的防暴连队才敢行动，连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们玩捉迷藏并无多大区别。

十时十分，一架来自台北的客机，降落启德机场。七名衣饰煌然的男子，下机后匆匆分乘两辆的士，飞速离去。其中一辆驶向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臣道，会晤特务头子毕某。另一辆载着五个人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流中……。这七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之后，暴乱的形势便迅速升级，血腥暴行也在各处疯狂展开。

午后二时正，整个九龙北区和荃湾，全面受到攻击，左派的学校，商店，工会等自然无一幸免，而一般店铺如荔枝角道的明华百货店，长沙湾的广源餐室及南昌街的家具公司，也被暴徒们洗劫一空。荃湾的三家工会及一处工人医疗所，也被数以百计的暴徒们围攻。

自从台湾特务抵港亲自指挥暴徒队伍之后，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这面纸旗的价钱，起码是十元，如果乘车人衣着较为漂亮，或者车辆较为名贵，则须付出更大的价钱，一辆由尖沙嘴进入北九龙的私家车，由于车主佩带着名贵手表，竟被歹徒勒索一千元，另一辆空运公司的货车，也被勒索七百五十元方给放行。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这段地区，竟然被勒索了十一次之多。

各种车辆必须购买纸旗方可通行之外，特务还发出一种“特别通行证”给一些“同路人”及“身份”特殊的人。被发现的便有以下两种：

其一。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